



文学照亮人生

安徽合肥 金运明

我钟爱文学,文学照亮我的人生。年少时,读的课外书最多的是文学类,曾试写过小说、快板,但未成功;参加工作,每月都有固定收入,便买了许多中外名著,那时称得上是“文学青年”。

自打成为军事记者后,成天埋头写些“本报讯”,还有通讯、言论、评论、随笔之类的文章,很少涉足文学。偶尔采访到一些感人肺腑的人和事,就充分调动一点点文学细胞,诸如:描写、比喻、排比、衬托等修辞手法的“十八武艺”,能用尽用。有时还巧用一些颇煽情的笔墨,洋洋洒洒写出上万字,一经报刊采用,都会同时出现“报告文学”字样的通栏或栏花。

这时,我才知晓自己的文章沾点“文学”边。那时对“报告文学”一词似懂非懂,只知报告文学是用文学手段去表现新闻题材的一种文体。换言之,文中所反映的人和事,都必须是真实的,更不能为吸引眼球而无中生有地“添油加醋”。唯有不同的当是文字表达方式不同,通讯写法多为平铺直叙,而报告文学则借用文学的语言,来揭示、烘托或表达事物的本来面目。

尝到甜头后,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几年时间,曾采写并发表不少报告文学作品。有的获武警部队“橄榄杯”文学好作品奖,有的被收入《安徽文学50年·报告文学卷》丛书中。文联的同志专程登门给我送来一张表格,让我填报加入作协。作家的头衔,我婉言谢绝。人贵有自知之明,我不想徒有一个作家虚名。没有“作家”头衔的光环,并不影响我在文学道路上孜孜以求地前行。那些年,我始终不忘笔耕。利用业余时间搞些创作,曾发表过歌词、散文、电视文学脚本,还在《人民武警报》《安徽文学》等报刊上发表过短篇小说,并创作3部反映人民武警赤胆忠心家国情怀的中、长篇小说,分别被3家省级报刊连载。

1998年12月,正当我的文学梦刚刚拉开序幕,一纸命令,彻底打碎我的文学梦。我由记者改任支队副政委,随后职务又几经提拔和变动,一干就是22年。从此后,我的主要精力和时间只能用在抓好日常行政管理,抓好宣传思想工作。好不容易“积攒”少得“可怜”的文字功底,也在一夜间“云消雾散”;甚至连平时买的那些文学书籍也被束之高阁,成为一种“装饰”和“摆设”。极少有时间写自己喜欢的文字了。

但我是个不服输的人。这一品性,既是优点,也是缺点。称优点者曰:前行中越是险阻越向前;称缺点者说,我脾气太犟!只要认准的东西,就是十头牛也难拉回。做人做事,不知圆滑,就像巷子里扛竹

竿,直来直去。

这一性格,潜移默化地悄悄融入我的写作始终,并深深影响着我的文风。我无论是写新闻报道,还是写“官样文章”,以至于进行文学创作,只要能一句话说清的事实,绝不“弯弯绕”,不喜欢用华丽的语言来哗众取宠,更不喜欢为搏眼球而故弄玄虚。读过我文章的人,都会说我“语言平实,文字精练,说话直白,文如其人”。

几位作家朋友曾一再告诫我,我的这一品格,决定我不适合文学创作。文学作品,语言要精美,要有丰富的情调和想象力,要善抛悬念云云。可我就是不信这个邪,硬是凭着这一习性,悄悄地开始挤时间,进行“马拉松式”的文学创作之旅。

那些年,我忙里偷闲,把在那激情燃烧岁月里参加过或采访过一个个惊心动魄、刀光剑影的武警战斗场面记录下来,经过反复提炼,艺术加工,用两年多的时间,写写停停,停停写写,不懈努力,终于创作完成一部长篇纪实性小说《特殊战线》。小说一脱稿,就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纯文学刊物《橄榄绿》杂志连载,后又由人民武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

前年6月,我光荣退休了!闲暇之时,一个人静静地往书房一坐,不禁会想起一些往事。嗨!人一老,就会念旧。不服老,不行!这或许就是人类的一大自然法则。一想起过往一些有趣的人和事,我身上那些少之又少的文学细胞,又在身体里不安分地“涌动”着……我情不自禁地用文字形式把它一一记载下来。

我用半年时间,根据当下的反腐形势,创作一部全面从严治党题材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《啄木鸟》,很快就通过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选题,并在纪念建党10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,献给读者。

文学照亮人生,我的人生也因此而变得丰富多彩。虽已走过60多载风雨人生路,不曾遇上过啥坎坷,但也并非一帆风顺;不曾出现过啥悬念,但也受过风霜雪雨。一路走来,点点滴滴,都是我深植于生活土壤里一根根茂密的根须。

我自知所创作的小说存有不足。但我以纪实的表现手法去抨击歪风邪气、讴歌真善美、弘扬主旋律、释放正能量,去雕刻富有深深时代印迹、超越生活的平凡故事,以启迪人生,树立正确的“三观”,正本清源。

环境

安徽合肥 周彪

“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闪光。”意思是告诉人们,只要你是德才兼备的人才,在哪里都会闪闪发光。这句名言作为鼓励年轻人好学上进,在艰苦环境中不松懈、不放弃是可行的。但在现实社会中并非如此,金子只有放在适合环境下才能闪闪发光。

谁见过金子丢进深不见底的潭中而发光,谁见过金子被深埋土中还发光,谁又见过金子埋在炭灰中还能闪闪发光?非但不能发光,长此以往还会与泥沙、炭灰为伍。说到人才更是如此,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,如果没有适合自己的环境,一生都会被埋没。历史上的姜太公(姜子牙)在没遇到周文王之前,只不过是杀猪卖肉的屠夫,与其他屠夫并没有两样,日子过得也是紧紧巴巴的,七十多岁一直默默无闻。后来在渭水之滨垂钓被周文王发现予以重用,环境变了,施展才华的舞台大了,他便成为了历史上大器晚成的典范,为后人学习敬仰;史称五霸大夫的百里奚,在虞国时,国君对他言不听话不从,最后成为亡国之臣,被当作陪嫁的家奴送到秦国,百里奚不甘其辱,偷偷逃到楚国被捉。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是一位难得的人才,便用五张黑色公羊皮骗过楚国将其赎回并委以国事。百里奚在秦国内修国政,外图霸业,开地千里,称霸西戎。推动了秦国快速崛起,成为当时五霸之一。

金子被埋在泥土里,百年、千年之后被人发现仍

然有其价值,人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人生寿不过百年,而且人生顶峰期也就是几十年时间,一旦错过再也没有闪光的机会,所以说人生被埋没不起啊!

在现实中,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被埋没,一生得不到闪光的机会,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:一是缺乏慧眼识才的英主。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自古皆然,再有本事的人才,不被上司看重也不可能得到重用。一个人没有适合你的平台,再忙活也无光可闪。二是逆淘汰使人才被边缘化。在少数单位,用人风气不正,搞团团伙伙,拉帮结派,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。拍马溜须者上位,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淘汰,使人才没有施展的机会和舞台。三是明珠暗投。一些人才苦于就业机会难得,往往慌不择路,不管合适不合适自己的才能发挥,先进去占个位置再说。一旦入错行,便后悔莫及。四是自我埋没。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;堆出于岸,流必湍之;行高于人,众必非之。嫉妒、诋害、打压,残酷的现实使许多德才兼备的人才不敢冒尖,不愿意闪光,宁愿把自己埋进泥土里沉默一生,也不愿意出头、闪光遭遇打击。

去绩溪品徽菜

安徽合肥 王唯唯

绩溪的老朋友宋健来电话,告知当地举办徽菜美食文化旅游节,邀我去玩两天,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

绩溪去过多次。枕山环水的绩溪地域不大,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弹丸小城,是古徽州六县之一,徽州文化发源地之一,更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源起地,有着“徽厨之乡”的美誉。中国古语常说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有一千双手,就有一千种美食。在绩溪,不论是早市的“挾馃”“浇头面”、水饺包,还是正餐的“腌鲜鳊鱼”“胡适一品锅”“清炖马蹄鳖”“问政山笋”“中和汤”“绩溪干锅炖”“茂林糊”等菜品,爆、炸、炒、熘、烩、煮、烤、炖、卤、焐,烹调技法别具一格,吃起来芳香可口,回味无穷。

走出高铁站,老宋已等候在此。钻进出租车,直奔县城。在车上,老宋把两天的安排说了一下,征求我的意见。我的回答是,你的地盘你做主,我服从。一个地方能够吸引人的除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名胜古迹外,能让人念念不忘的一定是这个地方舌尖上的味道。绩溪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,在饮食文化上,大多数菜品背后都有着丰富有趣的历史故事,洋溢着浓郁的徽州风情。

在徽菜美食文化旅游节的活动现场,有一道菜,我是第一次听说,也是第一次所见。一张巨型的方桌上,按照一年12个月和24个节气的寓意,整齐有序地摆满了288道精致玲珑、鲜美细腻的徽菜。冬笋的嫩黄、豆腐的玉白、香菇的灰褐、蕨菜的青紫、辣椒的艳红……宛如一件件艺术品,让人不觉间口齿已然生津。这桌有着“徽州的满汉全席”之美誉的就叫“赛琼碗”。

从县城出发,沿着快速通道奔赴当地文化重镇上庄。上庄是极负盛名的经典徽菜“胡适一品锅”的发源地,也是著名学者胡适、徽墨大师胡开文、现代著名诗人汪静之、中国农学界知名女教授曹诚英的故乡。去上庄就是冲着“胡适一品锅”。“胡氏一品锅”原称“绩溪一品锅”,属徽菜系。一般分为五个层次:最底下一层放豇豆和冬笋;第二层放鸡块;第三层是豆角和香菇;第四层放五花猪肉;最上面一层放蛋饺。胡适任北大校长时,用“一品锅”招待绩溪的女婿梁实秋先生,得到“一品锅,三五七层花色多,品其味,离桌不离锅”的赞许。1938年,胡适先生在任驻美国大使期间,以“绩溪一品锅”招待外宾,并亲自命名为“胡氏一品锅”。从此,家乡人为了褒扬胡适对家乡菜的贡献,将“绩溪一品锅”改称“胡适一品锅”。

今年78岁的胡亚中是胡适的侄孙,他烹制一品锅可谓一绝。胡亚中说:我的父辈年轻时在南京总统府当厨师。据他说,一品锅是一种菜为一层楼,层次越高越好。每层依次铺好后,开始时必须猛火烧,使其全锅滚沸几分钟,再用文火慢炖三四小时,从上而下地渗透其味。一品锅烧制的标准是,油而不腻,烂而不化,不老不嫩,热而不烫,冷而不却,熟度适中,保持色香味的统一。

我们吃着、听着,吃得我们满嘴流油、满口香甜。除了“胡适一品锅”,我们还吃了腌笃鲜、山药炖鸽、绩溪毛豆腐。

“一生痴绝处,无梦到徽州。”徽菜,是岁月定格风景。吃是幸福,品是情趣。得一美食,如遇知己!这就是美食之美的至高境界吧。

